

The Days Being  
with You is My Best  
Time

紫袖斋

作品

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尘埃，原来皆为衬这一路的，芳菲满怀  
以后有我的每一个日子，对于你都会是最美好的年华

有你的日子，  
是我最好的年华

有你的日子，  
是我最好的年华

紫袖斋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你的日子,是我最好的年华 / 紫袖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399 - 8792 - 7

I. ①有…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026 号

书 名 有你的日子,是我最好的年华

---

著 者 紫袖斋  
责任编辑 聂 斌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8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8792 - 7  
定 价 35.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1. 只诉温暖不言殇    | 001 |
| 2. 少年的影子      | 008 |
| 3. 久别重逢       | 018 |
| 4. 豁然明朗       | 027 |
| 5. 隔世的亲人      | 037 |
| 6. 温软入怀       | 046 |
| 7. 脱胎换骨       | 053 |
| 8. 相思红        | 062 |
| 9. 樱花散        | 072 |
| 10. 谁是谁的谁     | 082 |
| 11. 女人是鱼，男人是海 | 090 |
| 12. 玫瑰园的春天    | 097 |
| 13. 晴天霹雳      | 105 |
| 14. 雨后初晴      | 112 |
| 15. 细水长流      | 122 |
| 16.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 129 |
| 17. 白色爱情      | 136 |

18. 子规声断	144
19. 一腔（呛）温柔	152
20. 云和无脚鸟	163
21. 星星之火	172
22. 天使的眼泪	179
23. 流萤明灭	188
24. 海市蜃楼	196
25. 相互祸害	203
26. 五瓣紫丁香	214
27. 别无选择	223
28. 十天九夜	230
29. 风平浪静	239
30. 清辉照衣裳	250

# 1

## 只诉温暖不言殇

夏辉第一次见到伊裳，仿佛阳光滤过流年尘土，洒在以为钝化的心空，蓦然间光芒万丈。

那是个和往常没有任何区别的下午，抖落一身公务的他一如既往步入电梯，一道熟悉的身影掠过，不用看正面，便知是谁。赶紧关了手机，闪到楼梯通道，几乎慌不择路逃出大厦，顺势往右一拐。抬头，门匾题字一簇粉蔷薇，顾不得欣赏，猜想应是家花艺馆，推门进去，迎面碰上一对乌黑透亮的眸子，看着他，带着成年人戏谑的嘲弄，声音却是嫩嫩的。

“叔叔，你是在躲避某个女人吗？”

他愣了愣，今天这是怎么了，居然一前一后碰到两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大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弄得他如此狼狈不堪。他杵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对答。

“果儿，不许对客人这么没礼貌。”嚶嚶细语拂过耳际，如翠鸟弹水，抚弄得他心房酥酥软软的，伴随不知名的清香袭来，似桃花，又似茉莉，熏得他有些晕，又有些醉。传说中的美女救英雄吗？他感激无比地转过头，惊叹时光交错，置于同一空间的奇妙：眼前的女子完全是果儿长开的模样，而果儿俨然她的小小版再现。

“看呆了吧。别人都当我们是姐妹呢。”果儿从椅子上跳下来，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女子朝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小孩子调皮，抱歉。请问喝点什么？咖啡，果茶？”

夏辉这才回过神，只顾着一大一小尤物，竟忘了自己闯进的是一家生意馆。眼睛飞速扫过每个角落：粉紫小屋，四壁配以 Heide E. Presse 的乡村油画。空气里弥漫的香气，若有若无，飞舞的是诱惑，却非低俗的暧昧，而是隔开人群，暗地妖娆的深呼吸，需一颗“放下”的心，方能品味。

香气里流动着 Henri Salvador 的 *Chambre Avec Vue*。绵柔低音，仿佛亲近的人，厮磨耳际，轻舒人心深处最疲乏的弦，慢慢抽出平时积郁的丝丝缕缕，渐余说不出的轻爽、愉悦。

屋内摆放的桌子，相邻距离，不远不近，不致远得淡漠，也不会近得压抑。桌布白底缀淡粉蔷薇，配套布艺沙发对坐两边。桌上水晶花瓶修长婀娜似佳人纤体，红黄两枝玫瑰亭亭玉立其中，宛若妙龄少女口衔芬芳，吹气如兰。

他在一幅油画前停下：花海铺就的长廊，女子卷发微拢，蓝格上衣，蕾丝半长裙，左手拎着花篮，篮子里是新摘的向日葵，右手轻挽裙纱，款款而行。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幅画作，装修新居时，他舍弃诸多久享盛誉的名家，选中貌不惊人的 Heide E. Presse，打动心扉的便是它。第一次伫立良久，画中女子，步伐轻盈，始终背影示人，令他遐想不已，转过身会是怎样的顾盼生辉。

喜欢的歌手，画家，钟情的曲子，画作，不期而遇，他对这个诗意满满的屋子顿生亲切感，有了坐一坐的冲动。他找了个离画中妙人儿最近的座位，职业本能，瞄了瞄铁艺架上的彩色印花餐巾纸，云裳最近推出的田园风系列：白瓷碗装几只青苹果，向阳而立，玫瑰帘布半遮半掩，春意呼之欲出。顺手拿起一旁缎面册子，粉蔷薇底纹，会心一笑。女主人的

小情小调无处不在，这样的女子，绿意养在心底，即使有天老得头发白了，身子弯了，随时随地都会开出一个灿烂的春天。

一溜翻过去，密密麻麻布满手写的新奇句子，诸如：莫北和林小小在此喝咖啡，咖啡名字就叫“莫北爱林小小”。龙飞凤舞，似是男孩子手笔，紧随一行娟秀手迹：林小小收到莫北香水百合九朵，爱心点心一份，连起来叫“小小莫北心，天长地久情”。翻到后面，还余有很多空白。

女子看穿他的疑惑：“都是客人留下的。我们这里咖啡没有名字，你只需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口味，我会帮你调。喝完，你可以凭个人喜好命名，还可以写上心情小语。咖啡的价格，在和其他店同等基础上，如果你喝得满意，尽兴，可以加价，也可以减价，只要你给出合适的理由。遵从内心，是小店宗旨。”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去过无数次咖啡屋，多大同小异，如此巧思独此一家。他脱口而出太白锦句，借花献佛，由衷赞叹。

女子盈盈一笑：“只是闲来打发时光，怎比得诗仙绝境。”

笑得他心头不由一荡。短短片刻，惊喜接踵而至，他对她的兴趣愈来愈浓：这是个小资到骨子里，情商极高的女子。被那些真情告白擦出的小火星，在他体内乱窜，迫不及待等候某刻一触即发，燎亮以为渐离渐远的青春。他难抑心头澎湃：“给我调一杯卡布其诺。”

女子又问：“需要点心吗？”

“都是我妈妈亲手做的点心哦，又漂亮又好吃。”果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像系着风铃撒腿奔跑的小兔子，所过之处，声声脆响。

“是吗？也可以改名？”夏辉眼睛一亮，他瞄了瞄女子的手，和她的声音一样美，既有古时深锁香闺的指若柔荑，又不失E时代特有的韧性独立。指甲没有涂染蔻丹，修得整齐干净，泛着淡淡的粉晕。这样的手做出来的点心，才不致辜负秀色可餐吧。

女子点点头，递给他一本活页画册：“还可以私人定制花式、口味，



但需提前一周告知。因为属于客人隐私，所以没有收录在册。对外开放目前有六种，是我独创，以后会陆续添加，需要什么请吩咐。”

依然是蔷薇打底，一共六页，每一页都飘染了花香，四月尚在远途，他分明看到锦簇纷呈铺了一路。形色各异的点心，缀在花丛间，似藤蔓上结出的玲珑果，名字也透着芳菲：“绿云剪叶”，“一枝如画”，“白如雪，红如蔻”……

他觉得自己一下子从青春回到童年，像个误入迷宫的孩子，捡拾着旧时岁月遗落的宝贝，欣喜它们都完好无缺，一直安静地躺在原地，等候他的回归。他抚摸着它们，每一样都令他痴迷，兴奋不已：“一式一份，谢谢。”

女子道声“不谢，请稍候”，转身离开。他瞥了瞥她的腰肢，想起古人描述的柳腰花态，回视墙上画中的妙人儿，莫名的情愫覆上心头。

果儿在他对面坐下，托着腮，好奇地看着他：“你也不胖啊，个子也挺高，整体还算风度翩翩，原来还是个吃货啊。”

他乐了，这个牙尖嘴利的小精灵：“我吃不掉，可以打包啊。对了，我进门时你为什么觉得我是在躲避某个女人呢？”

“感觉啊。前几天店里来的一个客人就像你这样慌慌张张进来，紧跟着一个女人冲进来。哦，吴老师说了，要懂礼貌，应该是一个女士。”

“后来呢？”

“打起来了，打碎了好几个杯子，都是妈妈好不容易买到的。”果儿气鼓鼓地说，圆溜溜的眼睛瞪着他：“你不会也是来祸害我们家杯子吧。”

童言无忌，想见那种惊心动魄，孩子一定吓坏了，为了打消她的顾虑，他撒了个谎，口气慈爱得像个父亲：“放心，我只是饿了，进来吃点东西。”

果儿拍拍小胸口：“从你一进门我就盯着你，这下总算放心了。”她一边瞅着操作间方向，一边压低声音说：“悄悄和你说个秘密，虽然妈妈

做的点心很好吃，也好看，但我真的吃腻了。可别告诉我妈妈，她知道会很伤心的。”

他连连点头，很认真地配合：“一定，一定。这是咱俩的第一个秘密。不过我有个条件。”

果儿白了他一眼：“大人做事，总要附带条件，不好玩。”

“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告诉我，你和你妈妈的名字，好不好。”

果儿扑哧一笑：“我叫伊果儿，你不是知道了嘛。我妈妈的名字就在门匾上：‘伊裳馆’。馆字拿掉就是了。”

“伊裳？你和妈妈一个姓啊？”

“我不和你说了，我妈妈说了，不要和陌生人说太多话。”小丫头嘴一撇，扭头跑得无影无踪。他仔细品味着孩子的话，隐约察觉到了什么。

伊裳端着白色托盘走近，几朵粉蔷薇闲散而开，杯子、碟子都是，连碟子里的点心，都配以一朵粉蔷薇。每样点心图案精美，线条流畅，似是信手拈来。怎样的女子，前一秒飘忽似不食人间烟火，下一秒便从画卷里走出，变成田螺姑娘，而且是雅韵泡大的田螺姑娘，一眨眼工夫，摆出一桌群芳宴：“一枝如画”是碧桃，“绿云剪叶”是桂花，“白如雪，红如蔻”是梅花。

他尝了尝“绿云剪叶”，抹茶味揉桂花香，入口即化。转眸“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只见几片浅绿叶子托着六朵梨花嵌在咖啡色树干上，一淡一浓，愈发衬得梨花皎洁如玉，不由暗流涌动；能将锃亮的铮铮铁骨舒成绕指柔，“那人”必定清丽出尘，气质非凡。踌躇半天，竟无从下手，动哪里都怕吹乱词人一树的相思，抑或是拂醒搁置心底多年的往事。

不忍直视，轻挑起一旁的蔷薇花，娇柔的粉，新鲜的奶油蜜味，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碰这么甜腻的东西了。他看着它，想象那双纤纤玉手，轻点每一朵花瓣的场景，蔷薇也似在和他对视，秋水潺潺，禁锢已久

的味蕾陡然间膨胀到极点。他将每个碟子的蔷薇都送入舌尖，一边吞，一边想，莫非误入百花园，里面住着一大一小蔷薇仙子，而此刻，唇齿留香，正是长得最繁盛的那朵？

他被自己轻薄的念头吓了一跳，却又禁不住沾沾自喜：“两人对酌蔷薇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倘太白在世，得遇此屋，此女子，怕羡慕他也。

那个下午，他坐了很久，直到胃里再也撑不下任何东西。伊裳替他将余下的点心打包，粉紫盒子，粉紫飘带，系一朵粉蔷薇。她细心地打点着一切，不疾不徐，说不出的优雅动人。他入神地看着她，她离他很近，近得他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她体内的幽香揉着屋子里的花香，撩拨着他每一寸敏感神经。他始终一声不吭，哪怕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都唯恐亵渎她。因为他知道，她远非平素视野里充斥的庸脂俗粉，语不多，字字珠玑，表层的亲和，掩不去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自持。却也是这丝丝淡淡疏离，打翻他一贯的理性，柔软的汁液泼出来，肆虐成河，吞没了他。

买单的时候，他给了双倍的价格，伊裳似乎司空见惯，未感吃惊，朝他浅浅一笑：“欢迎下次光临。”

一笑倾城，她今天对他几笑了？他觉得自己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已经濒临土崩瓦解。他有些恍惚：眼前的女子，白衣如雪，发丝轻垂，似果儿的古灵精怪薄笼时光之纱，轻裹起岁月积累的忧伤，荡涤在眉宇间的波澜不惊，匀散于满屋子粉色的花瓣上，清流成泉，淌过他心底。他愈来愈坚信，她就是画中妙人儿转过身来的模样。

期盼已久，苦思冥想的谜底，居然在不经意间呈现，而且那样契合想象。花篮里的向日葵变成蔷薇，向往的灿色融为慰心的粉，他望着她，突然想起那句，有生之年，只诉温暖不言殇，抬手在本子上写下：清辉照衣裳，11月28日。怕她不懂，他伸出手：“我叫夏辉，认识你很高兴。”

伊裳眼中掠过一丝惊悸，目光与他一触，遂闪开。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迅速抽回手，礼貌地道声再见。

走出去，他回头，久久凝视那抹粉字，充满探索的欲望。里面的世界，亦诗亦画，灵动飘逸，不似凡间，又有着烟火气的温暖。让他忘了自己的年龄，忘了自己的身份，只想深扎沉溺。

那晚，他酣睡入梦。梦里，他穿越进蒲松龄的笔下，化作翩翩书生，手执纸扇，扇面开满粉色蔷薇。伊裳化作一只千年白狐，匍匐在他必经之处。

他惊喜交加，伸出手，未沾及伊人衣角，醒了。

## 2

### 少年的影子

沾了一夜蔷薇花香，夏辉神清气爽走进电梯，华眉站在那里，周遭空无一人。他愣住了，却非惊喜，而是惊吓。他真怀疑她是不是在他的体内安插了GPS，以至于他们总是狭路相逢。

近在咫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感受却天涯。十年前她从他的世界蒸发，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十年后，毫无征兆出现在他的公司，空降为他的行政秘书，与他朝夕面对，终将往昔留存的朦胧美感，磨砺成相见成厌。

而她全然无视他的任何反应，兀自沉醉在一厢情愿的世界里，无论他如何旁敲侧击，或义正言辞摆明态度，始终温顺如猫状，表面乖巧，暗藏绝技，打得一手顶级化骨绵掌，将一切消于无形。

她面对别的男人时，想必打出的是销魂掌吧，掌下也绝少有败将吧。他自我解嘲地苦笑笑。十年了，他所在圈子，从未断过她的传说，她的气场，她的能量，石榴裙下的俯首之臣，非富即贵。所以他丝毫不吃惊，有天她会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

电梯空间小，他移一步，她跟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他索性不动了。她乘机凑上来：“今天有重要客户，打扮要隆重些，好看吗？”他答非所问：“香水味道不错。”

一朵红云飞上颊角：“香奈尔柔情邂逅香水，珍珠虹彩粉色，总让我想起和你那段往事，那样年轻又美好。粉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同一种色彩，不同的空间时间，不同的人呈现，天壤之别。他无奈地望着自顾自说话的她，妆容永远那样的无懈可击，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他想象她的闺房一定有一间巨大无比的化妆台，上面堆满瓶瓶罐罐。她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必是花上很多时间，坐在那里，一层层涂抹原本足够美艳的脸，直到媚感无比。那是她迷恋的味道。

他当初是否也是惑于那张美轮美奂的脸，败于她的销魂掌下，他已经记不清了，甚至模糊了个中甜蜜细节，更多是彼此因为观念相左吵得不可开交的苦涩画面。他偏爱素颜，她却总是对着镜子叹息这里不够，那里不够，转身喋喋不休，抱怨他挣的钱太少，不懂得如何尽然她的美。他欲争辩，她一句“男人永远不要脾气大过本事！”驳得他哑口无言。说得多了，自尊严重受挫，准备放弃时，她小鱼儿般滑入他的怀里，柔媚的眸子似一潭深不可测的湖水，将快爬上岸的他卷入湖底：“生气了？我相信你是一只潜力股，从认识你那天起，我就知道。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见到你最好的样子。”

多年后他参透那句话的意思：她可以与他享富贵，而非共患难。可惜彼时的他误读成对自己的激赏，某刻骑着自行车，在人流熙攘的街口，一辆梅赛德斯疾驰擦行，车里男人意气风发的脸一闪而过，他仿佛预见她眼里自己最好的样子，倍受鼓舞。

情窦初开的时节，不知道，爱的背面，太多不可承受之重，单凭一颗热烈纯真的心，和粗糙现实对抗，注定甜到忧伤。而他那时，执着地以为，已经具备爱的能力，爱到可以论厮守，以至于某天当他发现两个人的世界，横空插进第三者时，心竟似有种被撕裂的痛。

分手是那样的措手不及，她比他还委屈，满脸泪水，如一只啼泣的画眉鸟，躺在他怀里，哭成了泪人儿。断断续续地啜泣中，他知道一个男人看中她，说她是尊贵的画眉鸟，应该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一生只对一

个人歌唱。

那个人不是他。

他一言不发，左手搂着她，右手揣入口袋，紧紧攥住一只盒子，里面装着他一个月薪水买的指环。那天，他原本是想向她求婚的，他想告诉她，尽然她的美，最好的方式，是用尽一生的时光对她好。

“他能给我想要的生活，你能给我想要的爱情。我不知道选哪个。我哪个都想要，哪个都不想放弃。”她将难题抛给他。

“你只能选一个。”手心捏得全是汗，却舍不得放开，他在等她的回答，决定是否掏出来。

她抽抽答答哭得更厉害了，哭得累了，抬眸，泪水冲洗得原本白皙透明的肌肤愈发楚楚动人：“我们以后就做情人吧。我想把，最美好的自己，今天就给你……”她的声音愈来愈低，脸愈来愈红。

“情人”二字有如利刃直刺心房，痛得他手一松，抽离，将她扶正，在她耳边低声说，字字铿锵：“一定要幸福。再见。”

女人朝着他的背影又哭又喊：“你这个傻瓜，你会后悔的。”

初探没有壮美地开一次花，逃避已不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太残酷而不禁悲凉。他一路狂奔，爬上城市最高的山顶，第一次深味自己的无能和无力，第一次明白，男人如果实力不济，是没有资格爱人的，包括亲人，包括恋人。他将在她面前咽下的所有泪水，流了个遍，直到往昔的恩爱点滴冲刷得干干净净。他站起身，展开双臂，对着山顶飙喊：我要强大，我要强大。

然后，他把指环扔下山谷，头也不回地走了。

“说好昨天一起吃饭，下班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久，车库里你的车子也没开走。后来我和姐妹K歌去了，唱的老狼专场，一个晚上，摇晃的全是我们当初认识的情景，心泡得酸酸甜甜的。”

记忆滑出的小缺口一下子崩开，重返多年前那场迎新晚会。花儿一样的姑娘，热情的少年郎，欢聚一堂，青春的火焰在灯光下熊熊燃烧。

他先她登台，口琴独奏老狼的《恋恋风尘》，紧跟着她自弹自唱《同桌的你》。嗓子一亮起，全场寂静，如清晨的阳光带着浓浓的果香洒满心窝，照得词里的愁雾散尽。

他听呆了，一曲终了，忍不住扭身对室友明子说：“太意外了，老狼的歌也能唱得如此甜美欢快。”

明子拉拉他衣角：“她朝你走过来了。”

回过头，她已站在他面前，双瞳剪水，似嗔非嗔：“刚才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我唱得不好，还是太好？”

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当场被捉住，闪躲已无济于事，干脆坦白：“不好意思，老狼是我的偶像，你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我语拙，表达不清，有一首诗形容得特别传神。”

“哦，什么诗？”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歌声牵引他的心怀，他清咳一声，对着眼前的画眉鸟，动情吟诵醉翁笔下的《画眉鸟》，不禁想起第一次读之，总觉得有所欠缺，原来是少了佳人相伴。独乐乐，哪比得琴瑟在御，优哉游哉。

她眼底的光突然暗下来：“那要看林子是怎样的林子，金笼是怎样的金笼。”

他微惊，遂沉默。

“当然有阳光的林子除外，一般的金笼比不了。”她妩媚一笑：“你的名字，就是最灿烂的阳光。”

笑得他心底的水花荡开了，她顺势一头扎进去，将他原本只是倾慕一首歌的萌动，演绎为刻骨的初恋，也扎出一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想什么呢？人家问你话呢。”

旧梦叩醒，抬望眼前旧人，恍若隔世。其实结局一早种下，她的话给过他无数次暗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可惜他总是后知



后觉。等他醒悟，“一般”和“阳光”是指她宁做笼中贵妇，也不愿屈就平凡鸟，金光盖住阳光，就是缘尽之日，她已经扑腾出他的心空，将那段纯美的时光，划得支离破碎。

只是飞就飞了，为什么要折回，将他心底藏得很深的刺痛，复又扒开？他蹙了蹙眉，按捺住内心不适，淡淡回：“私事。”

华眉别过脸，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一丝恻隐滑过他心际，转瞬无痕，脑海很快被一张柔柔的脸填满，柔柔的声音，柔柔的双手，柔柔的身子，裹成一团粉红，罩过来。

走出电梯，他交代她：“今天的日程表赶紧送过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处理完。”公事公办的口吻，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再一次提醒她：我们只是工作伙伴，也只能是。不可逆转。

一入办公室，神经便绷紧，上足发条的弦，弹惯杯盏交错间的刀光剑影，猝不及防，揉进一团粉。磅礴激昂的《将军令》，弹成江南小调，弹得他的心酥酥麻麻的。习以为常的朝九晚五，第一次发现如此漫长，短短八个小时，宛若八个世纪。华眉来来回回穿梭N次，一会儿冲泡咖啡，一会儿送签文件，他都没注意到，只是飞快地处理着各式文件。即使和事先约好的重要客户王经理会谈时，他的心思有那么一刻也不由自主飘到上空，往大厦右侧粉红一隅滑去。

终于熬到下班，他迅速收拾好，欲抬脚，华眉又出现在面前，表情很诡异：“你今天怎么了？”一语点醒梦中人，他突然意识到，如果就这样毫无防范走进伊裳馆，华眉必尾随而至，在他面前猫样乖巧的她，外人前很可能变身蓄势待发的猛虎，利爪会将伊裳抓得遍体鳞伤。他怕伤了她。

他被自己灵光乍现却异常执着的念头惊住了。只一面之缘，他为什么会生出如此强烈的保护欲？人家已经有夫之妇，而且还有孩子！理智提醒着他，跨出办公室的脚，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他有些不确定，是继续往前，还是呆在办公室整理好情绪，取车，回家。